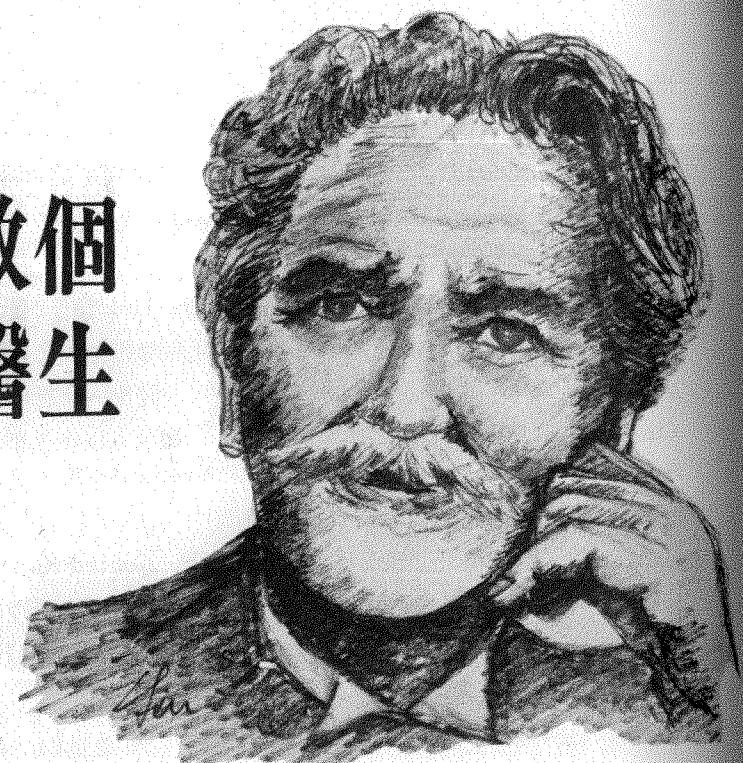


我決定做個 叢林醫生

史懷哲



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三日，星期五，我把幾封信丟下郵筒，寄給我父母跟幾個熟人，告訴他們：冬季班一開始，我就要進醫學院當學生，為的是打算日後到赤道非洲行醫。其中一封是辭却聖托瑪斯神學院院長職務的辭呈，辭職理由是上課以後無法兩面兼顧。

這個眼看就要實行的計劃已經悶在我心裏好久了，早自學生時代我就一直憧憬著它。從前我看到四周有這麼多人困頓於憂煩疾苦，覺得我之能蒙主賜與如此快樂的生活真是不可思議。甚至我還是小學生的時候，每一瞥見同學困苦的家庭狀況，心中總難免會有很深的感觸，而且喜歡拿他們與我們昆斯巴哈區牧師家孩子們那種理想的環境來比較。等我進了大學以後，一面享受著這對科學和文藝都能加以研究，進而或能有些成果的樂趣，一面不斷地想到那些被經濟或健康情況否決掉這種樂趣的人。記得一八九六年夏天我住在更斯巴哈，聖神降臨週中的一天早上，醒來時陽光普照，我忽然有個想法：我不能安之若素地接受這種快樂，而應該回報些什麼。這時候我只聽到外面的鳥叫，連綿苦思豁然得到了寧靜的解放，而且我

還沒起床就打定主意：三十歲以前我可以安安穩穩地搞我的科學和文藝，從此以後我就要奉獻自己，直接為人類服務。耶穌說：「得着生命的，將要喪失生命，為我喪失生命的，將要得着生命。」這句話我本來一直百思不得其奧旨，現在答案已經找到了，如今除開軀壳的快樂，我還有心靈的喜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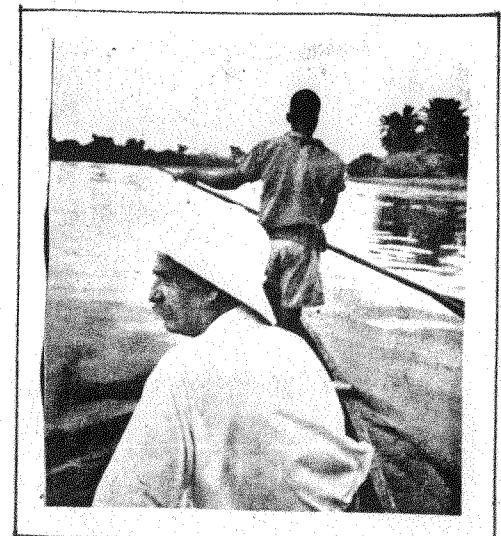
我儘管有這樣的計劃，可是將來工作性質如何並不清楚，我聽任環境來指引我，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它必須是對人類直接的服務，不管這工作表面上是如何的不吸引人。

我很自然的想先在歐洲開始作些活動。我作了一個照護和教育孤兒、棄兒的計劃，而後使他們來日獻身於扶助處於類似困境的兒童。一九〇三年，我接任聖湯瑪斯神學院院長。搬進學院裏二樓一間寬敞向陽的辦公室，此時我差不多已經可以開始我的實驗了。我東奔西跑，到處幫忙，可是總不討好。那些照管貧民棄兒的機構限於條文，不接受這種毛遂自薦的合作；譬如當史特拉斯堡孤兒院燬於火災，我自願暫時領養幾個男孩，但是我要講的話還沒講完就被那位主持者回絕了，同樣其他幾個嘗試

也都告失敗。

一九〇四年一個秋晨，我在學院的寫字檯發現一本巴黎傳教會（Paris Missionary Society）報告每月活動的綠皮雜誌，謝德林小姐常把這雜誌放在我桌上，因為她知道我童年時常聽父親佈道時朗誦會中一位卡沙里教士的來信，因而對該會活動很感興趣，所以她總把這雜誌擱在我桌上，那天晚上，恰巧我把它移到旁邊，我好繼續工作的時候，無意識地打開這雜誌看看，正翻間，一個標題赫然在目：「剛果需要傳教士」（Les besoins de la Mission du Congo），本文作者是阿弗烈·波格納，巴黎傳教會的主席，阿爾薩斯人，文中抱怨傳教團缺乏人手來推動教務在加彭——剛果北部一個省份——的工作，作者敘述他希望這項呼籲能使那些「主已屬意的人」下決心獻身於此急切的工作。結論提到「能用『父啊，我來了』答復主的召喚的任何男女性，就是教會需要的人。」讀完這篇文章，我平靜地開始工作，摸索的階段已經告一段落了。……

我的親戚朋友們聯袂勸阻我別去侵幹。他們說我有如一個人自絕了天賦的資質，偏要把



值錢的東西換些假鈔票回來，又說我應該把在蠻荒工作的事留給那些本來在科學和文藝方面就沒什麼天才的人。愛我如己出的魏萊爾將我比喻成拿著槍桿就上火線的將軍，（那時還沒有壕溝）。有一位富於現代精神的女士向我證明，說假如我用講演方式來替土人呼籲醫藥援助要比親身行事還成功得多，她說哥德在浮士德（Faust）中說的「力行為先」已經過時了，今日應該是「宣傳為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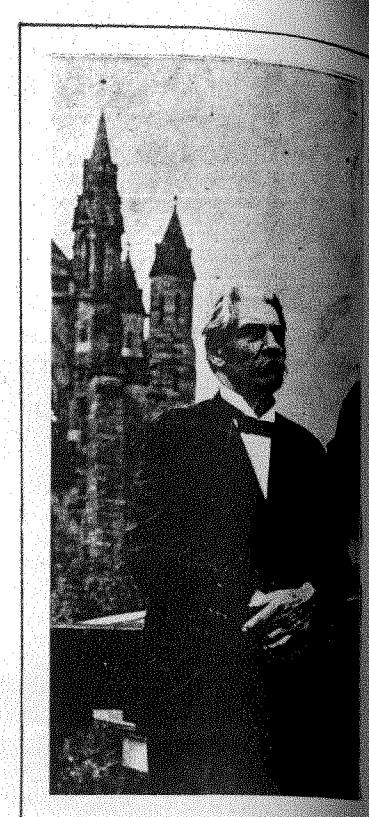
與那些被認做基督徒的人多次爭辯已使我感到疲倦，叫我訝異的是雖然他們看到新約中耶穌的愛能使人洗心革面獲得新生，也認為理所當然，但對如何照著去做却無動於衷。對於一般所謂無稽之談，我的態度是：多接近耶穌的話要比自己坐井觀天判斷正確得多。耶穌的愛在某些情形下祇要服從，不必講理的，有的時候我也覺察到我這種想法會太自以為是了些，儘管事實上我內心已為這種鬭爭滿佈創傷。這是就我自己來講，至於有些人自許有權探人根底、窺人堂奧的作風，使我更是痛苦萬分。

雖然我討厭被人家看得清清楚楚，但即使讓他們知道我所以這樣決定是怎麼想的，還是

沒有用，他們會說：這些想法後面一定還有什麼東西隱藏著，而且他們看着我聲譽漸起，只得在失望中繼續猜測，其實這樣做完全沒有道理，只是看不得我年紀輕輕就獲得社會的重視，而通常別人苦幹一輩子才能達此境界，甚至戀愛不如意也被分析成我這個決定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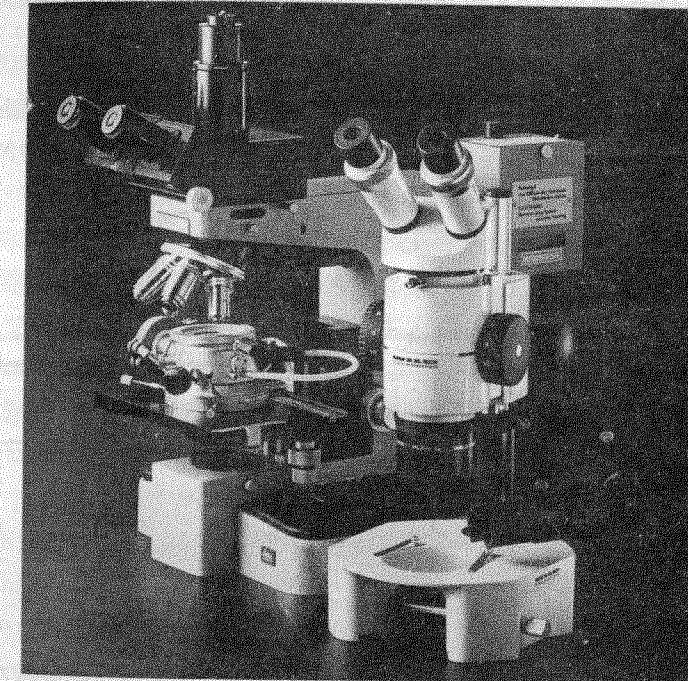
對於不想刨根問底而只把我當做個早熟的孩子，腦筋不太正常，因此對我在取笑中還存些愛憐的人，我衷心感激。親戚朋友把我的計劃講得一無是處，我覺得倒很正常。一向要求理想主義者要眼光殷實的我，心裏明白在前途未卜的路上每跨一步都是個冒險，而這種冒險祇有在正常的情況下看來，才算合理和有希望成功。就我而言，我可以說處理得很恰當，因為這些我都已從每個角度想過，已是深思熟慮的了。我自信具有良好的健康、健全的神經、充沛的體力、通達的體認與堅強、審慎、寡慾，以及其他任何徘徊在思想途徑上的人都必須具備的條件，尤其甚者，我相信我的素養已成了我的護身甲冑，即使計劃全盤失敗我也能承擔得住打擊。……

朋友們認為我計劃中大錯特錯的一樁事是要到非洲去行醫而不是傳教，因為這個決定



使我須以「而立」之年又得從頭開始長期的書學。至於我也早就認清這次求學對我來講，非花足十分的力氣不為功，其實我那時候想到要渡過面前的幾年歲月，實在也怕得很，可是使我決定選擇做醫生作為奉獻的理由在我心中所佔的份量竟是那樣重，相形之下，其他雜七雜八的考慮僅僅像天秤上的微塵而已。

我之要做醫生是因為工作時無須多開口，多年來我倒常常發表言論，而且，承受神學教師跟佈道家的衣鉢也可說其樂融融，但是對於我現在這個新的工作，我不能光是空談宗教的愛，而是要付諸實際行動。走遍天下，祇有醫學知識能使我得心應手，收到奇效，就赤道非洲而論，這種技能在這種地方尤為急需，因為按照那本傳教報告，那裏千盼萬盼就盼一個醫生。在雜誌裏他們還抱怨登門造訪的土人並不能獲得他們需要的幫助，我覺得為了有一天成為這些無助的人們的醫生而去學醫是值得的。每當我對逝去的年華略有感歎之意的時候，我總提醒自己當年哈密加（譯註：漢尼拔之父）與漢尼拔為進攻羅馬在西班牙所作的緩慢而冗長的經營。……



Instruments ranging from the simple to the sophisticated are available, along with varied accessories, for the most diverse fields of application imaginable.

